

南
雷
集

南雷文案卷九

姚江黃宗羲著

林三教傳

已酉

林兆恩字懋勛別號龍江福之莆田人也祖兵部侍郎富父萬仞年十八爲諸生從二氏遊得其大旨遂倡爲合一之說挽二氏以歸儒而婚娶之率吾儒以宗孔而性命之以坐禪之病釋也運氣之病道也支離之病儒也爲說非之棄諸生不就督學朱衡召而詰焉對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衡曰汝做不得巢由兆恩曰周召聽命于天不可必得巢由之做不做在己何不得之有衡終不許命之就學爲諸生都講兆恩曰兆恩隱處六年學宮不削其籍是以諸生之隱隱於山林也今使列於諸生而不責以科舉是

以山人之隱隱於學校也當道請見者抗禮不屈自任爲孔孟家風嘉靖末流倭入閩兆恩著防倭管見謂不宜清野不宜閉城不宜遏糴不宜惜費濱海以至城邑鄉人各自團練首尾救應則無地非城池無人非官兵矣不然聚處孤城適以自困耳當時不能用其言以至於敗兵後積屍盈野兆恩出家財收瘞至於數萬耿定向督學閩中以山林隱逸薦於朝不報嘗於靜坐中聞唱青陽洞口弄烟霞之句以語門人有言武當有青陽洞者買舟遂往至延平障湖坂雷雨翻空孤舟掀舞蓋丹成而出浴也明日登岸石上有青陽洞三字融然而悟卽日回棹兆恩以艮背法爲人却病行之多驗又別有奇術能濟人於危急之時故從之者愈衆自士人及於僧道著籍爲弟子者不下數

千人皆分地倡教所過往觀投拜者傾城單里有司約束之亦不能止也遠近傳疑巡按楊四知將劾治之朝官多爲之解者焚其書板而止已又爲林蕃所告知縣孫繼有名捕兆恩以囚服往弟子不欲兆恩曰今之不以囚服爲辱者卽昔之不以分庭爲抗也二三子從吾久尙不識禮分二字乎繼有卒白其事而謝之萬曆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二所著書數十萬言兆恩之教儒爲立本道爲入門釋爲極則然觀其所得結丹出神則於道家之旁門爲庶幾焉閩人謝肇淛謂其發狂而死其弟子亦言晚年胸中有物隔礙不措一辭卽朝夕隨侍之人不能識其姓名則又金丹之爲禍也一時勝流袁宗道蕭雲舉王圖吳應賓皆北面稱弟子鄒元標極言其所學之正有爭之者元標曰

講學隨人意見何事力爭袁黃曰早歲讀書多有未解處
每於三教集中閱之豁然甚矣諸公之好奇也近日程雲
章倡教吳鄣之間以一四篇言佛二三篇言道參兩篇言
儒朱方旦則好言禍福皆修飾兆恩之餘術而抹殺兆恩
自出頭地余患惑於其說者不知所由起爲作林三教傳
論曰觀兆恩行事亦非苟矣夫周程以後必欲自立一說
未有不爲邪者兆恩本二氏之學恐人之議其邪也而合
之於儒卒之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所謂羸也哀哉

周雲淵先生傳 辛亥

周述學字繼志別號雲淵越之山陰人好深湛之思凡經
濟之學必探原極委尤邃於易曆古之言曆者以郭守敬
爲最而守敬所作曆經載於元史者言理而不傳其法其
法之傳於曆官者有通軌通經諸書則死數也顧其作法
根本所謂弧矢割圓曆官棄而不理亦無傳之外人者當
是時毘陵唐順之吳興顧應祥皆畱心曆學求其書而不
可得述學竭其心思遂通弧矢之術從來曆家所步者二
曜交蝕五星順逆而已自西域經緯曆入中國始聞經緯
凌犯之說然其立法度數與中曆不合名度亦異順之慨
然欲創緯法以會通中西卒官不果述學乃撰中經用中
國之筭測西域之占以畢順之之志日行黃道月行九道

而古來無所謂星道者述學推究五緯細行爲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順之論曆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舛刪其繁蕪然於西域之理未能通也又撰大統萬年二曆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備自曆以外圖書皇極律呂山經水志分野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埋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有成書發前人所未發凡千餘卷總名曰神道大編蓋博而能精上下千餘年唯述學一人而已嘉靖間錦衣陸炳訪士于沈鍊鍊以述學言禮聘至京炳服其英偉薦之於趙司馬司馬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有邊兵其應在乾艮艮爲青州遼東乾爲宣大二鎮京師可無虞也已如其言司馬將具題大用會總兵仇鸞聞其名欲致之述學識鸞必

敗先幾還越總督胡宗憲征倭私述學於幕中諮以秘計
述學亦不憚出入於狂濤毒矢之間卒成海上之功武林
兵變述學諭以國運安平不可妄動動則奇禍立至其魁
亦信述學之言多驗謀遂寢述學在南北兵間多所擘畫
其功歸之主者未嘗引爲已有故人亦莫得而知也庚午
余在南中聞人陳元齡以所著思問初編相示其言太乙
六壬多本於雲淵斯時亦未知雲淵之爲何如人也甲戌
余邂逅其諸孫周仲訪之於水蓮巷架上堆雲淵神道大
編數十冊其冊皆方廣二尺餘仲言遺書散失此不能十
之一二也又見其地理圖縱八尺橫二丈畫方以界遠近
每方百里唐呂溫所序未必能過也余欲盡抄其所有會
仲遊楚不果丙戌亂後於故書舖中得中經測圖地理數

種丙午見其曆宗通議而後知邢雲路律曆考所載皆述
學之說掩之爲已有也庚戌九月坐證人書院有帥其弟
子四五人升階再拜者門狀爲周允華問之則仲之諸子
也問以遺書所存者惟筭學耳余讀嘉靖間諸老先生文
集鮮有及述學者唯湯顯祖有與周雲淵長者書謂卦圖
乃是渾儀曆書止是筭法必欲極神明之用亦須達虛無
之氣觀其言要非能知述學者唐順之與之同學其與人
論曆皆得之述學而亦未嘗言其所得之自豈身任絕學
不欲使人參之耶天下承平久矣士人以科名祿位相高
多不說學述學以布衣遊公卿間宜其卜祝戲弄爲所輕
也雖然學如述學固千年若旦暮奚藉乎一日之知哉

張景岳傳 辛亥

二十年來醫家之書盛行於世者張景岳類經趙養葵醫貫然醫貫一知半解耳類經明岐黃之學有王冰之所未盡者卽學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後能通之昔在戊寅曾於張平子座上識景岳蓋交臂而失之已酉寓證人書院有蔣一玖者年八十矣欲爲其舅作傳則景岳也景岳名介賓別號通一子越之山陰人也其父爲定西侯客介賓年十四卽從遊於京師天下承平奇才異士集於侯門介賓幼而濬齊遂徧交其長者是時金夢石工醫術介賓從之學盡得其傳以爲凡人陰陽但以血氣藏腑寒熱爲言此特後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間

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其害已甚賴東垣論脾胃之火必
務溫養救正寔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論寒涼之弊又
復盛行故其註本草獨詳參附之用又慨世之醫者茫無
定見勉爲雜應之術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虛而
補之又恐補之爲害復制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爲
害復制之以補若此者以藥治藥尙未遑又安望其及於
病耶幸而偶愈亦不知其補之之力攻之之力耶及其不
愈亦不知其補之爲害消之爲害耶是以爲人治病沈思
病原單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一時謁病者輻輳其門沿
邊大帥皆遣金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覈百家剖析微義
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海內奇
書班孟堅贊孝宣之治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

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介賓此書若非遭
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又以應病如應敵。作古方八陣
爲八畧。以破之。惜其書晚出。尙藏於家。介賓博學於醫之
外。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在遼陽道中。聞御
馬者歌聲聒耳。介賓曰。此惡聲也。不出五年。遼其亡矣。已
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曰。我夜觀乾象宮車殆。將晏
駕天下。從此亦亂矣。未幾神宗崩。介賓遂返越。其年五十
八。又二十年始卒。卒之日。自題其像。召三子而誨之。其門
人曰。先生乃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賓莞爾而逝。自
太史公傳倉公。件繫其事。後之儒者。每倣是體。以作名醫
之傳。戴九靈宋景濂其著也。而名醫亦復自列其事。存爲
醫案。以待後人。遇有病之相同者。則倣而治之。亦盛心也。

世風不古。以醫負販其術無異於里間俗師也。而不肯以里間俗師自居。雖復殺人如草。亦點綴醫案以欺人。介賓醫案散在景岳全書。余不敘於篇。惡夫蹈襲者之衆也。趙養葵名獻可。寧波人。與介賓同時。未嘗相見。而議論往往有合者。

黎眉郭公傳 丁巳

郭公正中字大來別號黎眉初名凝之其先自太原徙鹽官八世祖太乙精天官之學受業於郭伯玉伯玉者劉青田之高第弟子也祖臬父文範有孝行公生而奇崛不凡叩心法於雲棲學舉業於寓庸屺瞻已又追原家學講求天文曆數壬遜奇門兵機韜畧之術思得一當於世萬曆乙卯以副榜入太學天啓甲子舉於順天時高忠憲公爲御史大夫公受業其門始知學問有所歸宿而於無欲故靜之旨日事體貼有困學記以記所聞一時學者魏忠節黃漳萊何黃如辛復元皆心契之崇禎丁丑銓選公得四川廣安州滇人馬乾得山西代州乾親老不能遠離公曰古人以柳易播之事寧不可再見乎且我固欲以巖疆自

効者也。遂力請相易，未赴。推舉纂修曆法時，言曆者四家。原設大統，回回而外，別立西洋爲西局，布衣魏文魁爲東局。彼此排擊，言人人殊。其年十一月庚辰夜，望月食十二。月乙未朔，日食靈臺測驗。月食則公法與西法相去止七。十餘秒，日食則公法與西法相去止六十餘秒。各局之法相去至一二分者，曆法之驗尤在日之食，甚食甚合天合朔始真。西法猶後天一刻五十分，唯公獨合。公以諸法有所短，亦有所長，有時離，亦有時合。會通四家而後可以求無差之定法。西人欲主西法，而以中法爲佐。公欲主中曆，而以西洋諸曆爲佐。因言自堯舜以迄今日，歷歲四千二百七十四年，其間修改七十餘次，創法十有四家，未有專從外國而毀棄者。故西人之崇禎曆書雖成，而頒朔

仍行大統者公力持之也然西人有寵於上遂賜公金幣
出就原官公雖在曆局而慷慨論列皆天下大計不屑以
文史星曆自處卜祝之間其言有從職分之所及者有不
從職分之所及者大抵人所不敢言而後言之以爲日月
頻食京師地震此冤獄所致宜因熱審之例廣爲寒審清
貴人之獄先及罪宗上惻然感動爲之允行此職分之所
及者也一言天下之亂由於貪吏欲懲貪吏莫若顯清望
之名臣令其表帥百僚風勵有位如劉宗周李日宣黃道
周華允誠其人也上曰可一言先儒吳與弼陳真晟章懋
蔡清王艮羅洪先羅汝芳高攀龍鄒元標九人應祀兩廡
上曰從祀大典不得輕議一言銓政之弊官吏皆出頂首
此直貪之根也上問欲革頂首其何道之從公言故事吏

部始進其月旦在同鄉其衣鉢在前任以餽遺爲頂首今使方正之大臣保舉可爲銓司者不問知推科道各部俱得改用亦不定畿省人數則銓司之頂首可革矣胥吏甲乙相傳官不爲政以頂首爲資產今使郡縣官保舉小心任事之吏員充賦到部考定名次分役各衙門則胥吏之頂首可革矣上命往復久之然而終不能革也又言衛所之軍宜隸有司民壯之設非供役使此皆非職分之所及者也戊寅六月抵代聞京師戒嚴請提兵入衛督撫壯而未之許也代當兵燹之後流民未集公不欲擾之相與休息暮年之間所央罰者二十六事而已公鬱鬱無所見其長喟然曰垂髫讀書錯綜今古嘗懷濟世匡時之畧運會不偶沉頓下僚登埤四顧萑爾四十里之州疆一望俱盡